

第二章 建治回鄉

都市原住民林建治

在奇萊山區落著霧雨的九二〇那天，當我氣喘吁吁的穿過黑水塘鞍部，逐漸適應登山背包的重量時，建治正開著他的藍色老爺車，飛快地奔馳在回三叉坑部落的路上。

距離地震倒數十個小時又四十七分鐘。對建治而言，這是永遠的一天。

在那一天裡，建治三十六歲，母親是雙崎人、父親是三叉坑人的他，道道地地是個泰雅族都市原住民。建治說，從十六歲那年，搭上山裡的豐原客運，離開三叉坑去唸南投高工開始，他有超過一半的生命都在都市裡渡過。離開部落並非是他的選擇，而是命。因為山上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，他是無數個被迫離開部落，流入大城市裡的其中一張原住民臉孔。建治的家裡一向靠著父母親一邊打零工一邊務農生活，兩個姊姊出嫁後忙於各自的家庭，兩個弟弟留在部落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，於是身為長子的建治，在平地社會練就了身兼多職的能耐。

經常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建治會同時做三份工作。例如白天在新生北路的巷子裡當大樓管理員，晚上到電動玩具店顧店，所謂的顧店就是把風，一意識到有警察來臨檢，趕快要通知應該離場的客人；或者白天當大樓管理員，晚上在華麗飯店泊車。夜裡八點到半夜這段時間，飯店的客人多小費也多，建治固定在這時段裡泊車，很受到飯店經理的信任，夜深之後才休息，清晨又正常上班。除此之外，他沒放過中午一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，在這段空檔騎機車奔馳在台北街頭，他送過便當也送過冰塊。

除了持續打工賺錢之外，退伍後的那幾年裡，建治也曾經懷有大學夢。從小他就是部落裡公認會讀書的孩子，雖然他自己知道差了平地人一大截，但是他也很希望取得學歷往上爬，為此他在工作之餘去補習，考了兩次，在原住民加分的助力下考上了私立大學夜間部。一開始的時候他不敢告訴家裡的人，偷偷地去唸書，但是消息還是藏不住，這可是三叉坑部落第一個大學生啊！父親高興得在部落裡殺了一隻豬，將喜悅分享族人。建治在台北遠遠聽到父親在部落殺豬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他不知道能不能唸得起這學校，做得起大學生的夢。

果然，一進大學之後，建治根本無法適應，現實生活又逼得緊，「大學不是我們的地方」，他很快就休學投入了姊姊開餐廳的工作，那時候姊姊的餐廳開始走下坡，請不起人，姊姊很需要他，他又回到了過去身兼多職的軌道。

用工作將都市的自己填滿，每個月固定將薪水寄回山上，因為建治很了解家裡的狀況。兩個弟弟長年失業，喝酒越來越多，不但不能撫養父母，父母親的擔憂從來不曾稍減，家裡的生計只能依賴他了，他也自許不能讓父母親失望。只要家裡需要錢，他幾乎從不拖延，當爸爸說需要一台搬運車，他二話不說匯錢回來就買搬運車。雖然弟弟也很想認真的開卡車賺錢，但是由於經常喝酒，不時出現的紅單和意外事故，總是讓母親憂心忡忡地從山上打電話來，請建治趕快匯錢回家處理事情。

地震前建治換了工作，在桃園一家電子公司做業務，仍是上班下班，休假時就去中壢二姐的家裡，這樣過著平凡單純的生活。但就在這樣的日子裡，他開始在夜裡清醒，坐起來抽煙，感覺到內心深處，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困惑與虛空：就是這樣了嗎？家裡該怎麼辦？未來該怎麼辦呢？

他心裡很清楚，家裡的問題，隨著弟弟們喝酒越來越嚴重，在城市裡拼了這麼多年，日子有變得更好嗎？他很懷疑，這生命簡直像一個無底的洞。有時候放假回部落，看到兩個弟弟酒醉起衝突，他的心很痛，從小那麼可愛的弟弟，怎麼會變成今天的模樣？不只是自己家裡，有時候，他感覺到整個部落，都困在失業與酒精造成的空虛中。回家的深夜，他垂頭聆聽著母親冗長的訴苦，除了他之外還能說給誰聽呢？隔天早晨，他懷著一種憂愁離開了部落，當部落在身後退得越來越遠，越來越遠，他忽然分不清當初離開部落的原因了，越來越覺得窩在城市的自己，是不敢回山上，是一種麻醉，自己是否在逃避部落？逃避家中的沈重？

起點，成為無法回歸的終點，無法融入城市，但也無法返回。徘徊在部落與城市之間，他不願意但是也提不起勇氣回去。因此，九二〇，永恆的一天。

公司要他9月21日出差到台中，快要中秋了，家裡又有些事，他決定先回山上一趟。九二〇那天，就像每次回部落的行程，他先繞到二姐的麵店打聲招呼，二姐為他包了一個熱騰騰的便當，建治把自己用不到的一架新電視機載在車上，想帶回去給小弟，他最疼小弟。下高速公路進入苗栗的時候，他打了電話回家，小弟阿寶很高興，說好在河壩釣魚等哥哥回來。

記憶裡，那是個很平常的秋日午後，陽光有時從雲間露臉，芒花滿山遍野，車子一駛入大安溪流域，聞到山上的氣味，建治整個人愉快了起來。到了白布帆大橋，小弟真的在河壩等他，很高興看到弟弟，建治把便當都給弟弟吃。建治記得很清楚，弟弟那天難得人很清醒，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的安靜，建治問弟弟最近還好嗎？弟弟看著河面想了一陣，說：「哥哥，其實我也不是那麼喜歡喝酒，只是有時候心裡不舒服。」

建治心裡酸楚，他很了解小弟是痛苦的。最近不知道為什麼，一直讓家人最擔憂的阿寶，似乎有一種力圖振作的決心，他忽然很執著的開卡車，雖然還是喝酒，工作斷斷

續續，但是他一直不願意放棄，這個情況已經持續兩年，家人都很意外。可惜的是經常出事，賺的錢付紅單都不夠，因此弟弟一沮喪就又喝酒鬧事，反反覆覆。今天特別清醒的弟弟說：「哥哥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真的會改，我要少喝一點。」

建治拍拍小弟的肩膀，做出高興的神情說：「好，會改就好，少喝一點不就沒事了嗎。來，我們釣一些魚回家吧。」

建治很喜歡和小弟一起釣魚，河壩是他們從小釣魚的地方，阿寶很會釣魚，總是收穫很多。建治舒服的把腳翹在方向盤上躺著，點根煙，抬頭望著天空微笑起來，今晚又可以和部落的人在庭院樹下烤魚、喝點酒、聊聊天。他盤算著把錢交給媽媽，處理好家裡的事，明天一早就去台中。

每年中秋，是族人剛從梨山打工回來，部落裡現金最充裕的時節。這天晚上尤其熱鬧，聽說打工的人明天都要收工回來了，部落熱騰騰的像是在慶祝一般，大家在麵店裡唱歌聊天，喝到微醺，不算多，剛好滿足想念族人的心情，放掉在台北的煩悶。入夜後，山上的溫度降下來，建治和幾個堂兄妹們在庭院升起火，享受著在部落裡的自在。家鄉的夜，充滿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各種聲響，誰回來了，誰的車剛熄火，誰家的狗叫，哪一對夫妻爭吵，哪一個小孩夜裡哭，從聲音就可以辨識出族人的細節。建治還記得母親睡前最後過來找他，小小聲的叮嚀：「不要喝太多酒」。

「好」。建治回答。

子夜時分，建治舒服地躺在房間裡，其實並沒有睡著，他聽到小弟進門的聲響，建治探頭說：「阿寶，不要喝太多，不要讓家裡太熱鬧。」小弟聽了話，乖乖回房間關上門睡覺去了，建治安心地翻了個身。

如果時間能夠停留在這一刻。

但是，再下去沒有幾分鐘，就地震了。今晚特別乖乖回房睡覺的小弟，被倒下的磚牆重重壓住，全家人，不，全部落的人都埋在瓦礫中。第二次地震晃動之後，建治的手挪動了出來，他掙脫之後，不顧自己滿頭是血，和大弟像瘋了一樣徒手掏挖磚瓦，一邊哭一邊挖。母親埋在瓦礫堆中，微弱地以母語喊著：「孩子，來一下。」既然有聲音，也許母親還可以撐一會，但是爸爸為什麼沒有聲音？他們兩人瘋狂的掏挖著，爸爸被挖了出來，但母親被抬出來時已經斷了氣。這次地震造成地基錯動，三叉坑有九成的房舍應聲倒塌，道路裂開，教堂整個垮掉。在黑暗中逃出來之後，族人扶老攜幼往空曠處躲避，在恐懼的長夜裡，無助地向耶和華大聲禱告。地鳴、山崩與禱告聲中，淌著血呆呆看著母親與弟弟的身體，環視周遭如末日般的情景，建治暈了過去。

永遠的一天走完，時間停止倒數。轟然一個巨大的裂洞，裂洞中刮起颶風，時空暫停了幾秒呈現一種真空狀態，建治的生命被狠狠劃了一刀，切成兩半，因為母親與弟弟的死，因為部落的滅，某種東西啟動了，生命像一艘龐大沈重的輪船，忽然間因強大的外力，挪移了一段料想不到的刻度，僅是一個極微小的位移，滴答，生命的時鐘重新數記，輪船調校方位，朝向完全不同的航向駛去。

初進大安溪

黃霧仍舊籠罩在東勢鎮的上方，但是小鎮的天際線已經改變，在政府的緊急命令之下，國軍投入拆除的工作。大批穿著迷彩裝的軍人與軍用機械進入東勢鎮，人們好奇地看著悍馬吉普車在街道上行進，拆除速度以軍隊的紀律進行著，效率極快，廢土一車車載運出去，災區的樣貌每天都在改變，紀錄片工作者跟時間賽跑。

全景的同事們在台中落腳，分路線開始進行採訪拍攝。這段日子，泰雅族朋友 **Baunay Watan**（否耐·瓦旦）陪我走訪大甲溪以及大安溪流域，也到和平鄉公所訪問了當時的林文生鄉長，對和平鄉的災情有了初步的了解。1999年10月3日，**Baunay** 開著他的老瑞獅貨車，帶我從東勢上山，沿路拜訪受災的部落。

Baunay 是一個溫婉耐心的大鬍子，雖然本身是苗栗泰安鄉的泰雅族人，但是他和伴侶 **Yuma Taru**（尤瑪·達陸）在大安溪流域做泰雅族傳統織布研究已有多多年，大安溪就像他的故鄉。車子經過東勢鬧區朝北方上山，**Baunay** 說，這條「東崎道路」（東崎路）即是通往大安溪流域的主要入口，通過東崎道路的中科口，也就是客家聚落和山地聚落的分界之後，一路上山有十多個泰雅族北勢群部落¹，如星子般靜靜錯落在大安溪兩岸，第一個是三叉坑，第二個是雙崎。他告訴我，前幾天他進去過三叉坑，三叉坑的災情很嚴重，也許是因為接近斷層線，也許因為部落貧窮而建物老舊，不知道正確的原因為何，總之部落裡的住家幾乎全倒光，死亡兩人，重傷兩人，對一個小部落來說，是非常嚴重的事。

上山數公里，**Baunay** 將車駛離東崎路向右繞進溪谷，不久看見三叉坑座落在一個河階平台上。迎面而來是醒目的教堂，門面與十字架還在，但教堂已毀，一輛汽車卡在地震的裂縫中動彈不得，沒有任何拆除聲響，部落裡很平靜。

聽說 **Baunay** 來了，三叉坑的林光耀長老（海勇）從帳篷區出來打招呼，瘦小的 **mama**²

¹參考瓦歷斯·諾幹文『凝視部落』之註解：漢人以東勢角（今東勢鎮）為中心，稱居住在北邊大安溪沿岸的泰雅人為北勢群，居住在南邊大甲溪沿岸的族人為南勢群。北勢群事實上自稱為 **Pai-Peinox**。

²泰雅族文化中重視尊敬長輩，晚輩通常不直呼長輩的名字。**Mama** 是對男性長輩（如叔叔、伯伯等）的一般尊稱，**Yata** 則是對女性長輩的一般尊稱。為了表達我在部落中與族人對話之間的感覺，這些稱謂在本書中將會一再出現。

海勇，地震後扛起部落總務的工作，成天為了聯繫事情和管理物資跑來跑去，整個人晒得好黑，他很喜歡笑，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。他一邊迎上前來一邊對著 Baunay 歡喜的說：「我今天要聽你的節目哦。」

原來 Baunay 和 Yuma 最近在廣播電台製作一個原住民節目，在地震的這段日子裡，他們到處走訪，蒐錄各部落的現況，然後就在節目裡講給聽眾聽，同時播放好聽的原住民音樂撫慰大家的心情。前幾天 Baunay 進來時訪問了光耀長老，這段錄音將在今天播出，這使得光耀長老一整天都很期待。

我在部落四處走動，向人點頭打招呼。因為舊部落毀壞了，目前三叉坑人集中在部落東側的菜園空地上，沿著一條狹長的農路搭起帳篷，此時大家都在忙著整頓帳篷裡的家。而從外面來的救濟物資，寫著「冬衣」、「奶粉」、「小孩衣物」等字樣堆置在空地上。有些老人不太會講國語，我只好以笑容致意，小孩們則對我很好奇，跟在我身後盯著攝影機。經過一些交談，拼湊著部落的狀況，三叉坑有四十多戶，兩百人左右，地震後現在留在部落裡有三十九戶，三叉坑人彼此都是親戚，群聚性很強，過著以真耶穌教會為中心的生活。

昨天訪問鄉長時，鄉長說和平鄉有九個部落在災後被列為危險部落，不適合繼續居住，有可能要遷村。大安溪流域的三叉坑與雙崎都名列其中。「遷村」以這麼快的速度說出來，令人警覺，這也是我今天拜訪三叉坑的原因。一個部落裡的人知道我們想問遷村的事，熱心的跑過來說，鄉公所的建設課長林維國正在部落裡訪視。

「遷村的事情，我們都不清楚，你去問課長。」

###

一位看來斯文、但好像因為連日奔走晒得頗黑，大概四十歲上下的男子，正往我們這邊急急走過來，Baunay 迎上前去和課長寒暄，幾句泰雅話拉近了距離。原來建設課長也是泰雅族子弟，出身環山部落。每次他們這樣互相問對方來自什麼部落，我都覺得很有趣。「我環山」、「我雙崎」、「我達觀」等等，只要這樣表明身分，馬上感覺到同為族人的親切感。

「課長，三叉坑的這些房子你們如何認定，是算做半倒？還是全倒呢？」Baunay 將錄音機的麥克風拿起來收錄課長的聲音。

「我們原住民的房子經常是沒有結構，隨著孩子長大一間一間的擴建出去，不像平地人的房子有結構，有柱子也有樑。我們如果牆壁裂了一大塊的話，那個隨時都會倒啦。所以我們是以堪不堪居住來判斷，除了一兩棟水泥樓房之外，三叉坑幾乎都會判全倒。」

「而比較永久性的做法....」課長轉身指向部落東南邊的一片檳榔園，「那邊有原住民保留地，有的是三叉坑人的，有的已經賣給平地人了。我們會想辦法徵收回來，然後將部落遷村到那上面。」

「可是聽說平地人不同意....」Baunay 問，我在旁邊好奇的跟著拍攝。

「沒有關係，部落的人自己去問沒有辦法，但是我們公所會以公家的立場去跟平地人溝通，應該可以解決。」課長很積極的解釋說：「因為省府過去就有針對原住民建地不足的規劃案，我們這次可以透過類似方法，徵收土地來把村子移過去。大家在這半年，先辛苦一點住在臨時屋裡，等到我們徵收土地作好公共設施，看是不是以國宅貸款的方式來蓋房子。」

原來今天課長來到三叉坑，為的是視察未來遷村可能使用的土地。我很驚訝，這件事情跑得很快，從昨天的鄉長訪問到今天見到建設課長，看來和平鄉公所對於將三叉坑遷村已有相當的決定。今天聽課長解釋，發現三叉坑的遷村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遷村，搬到很遠的地方，而是遷移到部落附近的土地，也許這會是比较可行的方法。

「現在鄉長有一個很好的構想，如果遷村的話，原來部落的位置我們就必須要收回來，等於是交換的性質。舊部落這裡是一種蠻特殊的景象，鄉長說要保留，規劃成為九二一紀念的地方，到時候看看要如何規劃。」

「什麼？原貌保存嗎？」聽到要把倒塌的部落保存為九二一地震紀念村，我很驚訝，忍不住一邊拍攝一邊插嘴。

「就像三義那座斷橋，那也是民國二十四年大地震的遺跡。」在攝影機的觀景窗裡，課長是很認真的表情，似乎對這想法非常贊同。

在這段訪問之後，課長揮別長老們，馬不停蹄的走了。和平鄉是一個面積非常大的山地鄉，梨山、環山一帶是和平鄉，東勢這邊也是和平鄉，還包含了大段消失的中橫公路，身為和平鄉公所建設課長，這場災難裡有數不清的業務，正落在這位基層公務人員身上，我們和部落的人目送著課長匆匆離去的背影。

這時候 Baunay 猛然記起來，大安部落的親戚正等著他去幫忙拍照，於是我們趕忙離開三叉坑，繼續往山上行去。有路就走路，沒有路就走溪底的臨時便道。一路顛簸，溪底佈滿從山上滾下來的巨石。Baunay 開車，我在一旁聆聽著他和 Yuma 的廣播節目。他們兩人輕柔的聲音，正在述說著，泰雅族是散居的、性情獨立的族群，像現在這樣大型的部落，是日據時期在「理蕃政策」下被迫集中的結果。而過去選擇居地的原則，如

同老人家諄諄告誡的，水曾經走過的地方，不在上面建立部落；石頭曾經崩落的地方，不在上面建立部落。

雙崎・埋伏坪

幾天後，我再度拜訪大安溪。有一些朋友提醒我，從三叉坑再往山上幾公里的雙崎部落，是原住民作家瓦歷斯·諾幹的家鄉，他與當時的妻子利格拉樂·阿錫·（阿錫為排灣族人，原住民作家）在災後投入重建工作，與族人組成了「雙崎部落重建團隊」，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部落組織，不是外來團隊，而是災民自主團體，以集體討論與分工的方式，積極投入災後的工作。他們透過網路發出刊物，對外傳佈雙崎現況，並自行尋找興建組合屋的民間資源，是地震後極為活躍的一個原住民組織，於是我和攝影師靜茹搭配，兩人決定到雙崎部落住幾天。

「MIHU 快訊第一期」（1999/10/15），瓦歷斯這樣描述雙崎的狀況：

雙崎部落屬於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個部落之一，東臨雪山山脈底，西濱大安溪的小台地，「九二一大地震」時遭到空前的破壞，住屋 70%以上不堪居住、死亡三人、重傷四人、臨靠大安溪崖壁崩落五至十公尺、下部落地面出現三條東西向斷痕，可以說是此次災變最嚴重的山地部落之一……有鑑於部落安危，長年患病的老人與小孩的安全，計有 24 戶 112 人暫避中興嶺十軍團災民收容中心。

十月中的一個黃昏，我和靜茹第一次來到雙崎。一進入部落時，從大安溪西側遠遠照射過來的霞光，將部落這位處於雪山南稜與大安溪谷交接處的高臺，染上一層美麗的色彩，站在斷崖處迎風眺望，大安溪在此收口入山，充分的感受到此地確實是個天險，難怪雙崎自己的作家瓦歷斯的散文或詩作中，總喜歡稱部落為充滿獵人與守護意境的「埋伏坪」，更甚於「雙崎」。

「埋伏坪」是從泰雅語「Mihu」轉來，瓦歷斯說，Mihu 的原意是大安溪被兩山夾擊成為水流最狹隘之處³，當年清朝軍官林朝棟，曾有一段時間無法攻克大安溪的泰雅北勢群八社，瓦歷斯寫道：「望著天險般的 Mihu，只能徒呼『關門』二字。」林朝棟五千兵馬，當時就站在附近林道的高點，對於隱於埋伏坪山林深處驍勇善戰的泰雅北勢群，發出了深深的喟嘆，因而稱呼 Mihu 為「埋伏坪」。

搶著黃昏的光線，我們在自由國小搭帳篷，國小的操場住了很多人，主要都是家屋倒塌的，但沒有傳說中的團隊成員，聽說他們都在中興嶺營區。雖不見團隊的人，但聽說今天晚上七點，剛好要開部落會議。

³ 見瓦歷斯寫作之散文『山窮水盡疑』，收錄於【**迷霧之旅—紀錄部落故事的泰雅田野書**】。

七點多，居民逐漸圍聚在操場，帳篷裡的黃燈下，浮動著一股我不明白的躁動情緒，人們在生氣什麼呢？有些人開口大罵：「為什麼他還不來？還讓我們在這裡等他？」也有人婉轉相勸：「別生氣，有耐心一點，馬上就來了，開會前不要喝酒嘛，喝了酒怎麼開會……」然後，穿著西裝褲白襯衫，戴著一副斯文眼鏡的國小校長匆匆趕來了，輪番冒出的怒罵才告歇止，變成客套的禮貌。大家簡單的推舉會議主席，主席是吳進祿長老（西米·亞布），由於他過去曾任教於自由國小，大家習慣稱他吳主任。

吳主任首先發言：「前幾天榮總的人告訴我，有些很久沒有出現的病，又開始蔓延，所以用水的衛生，請大家務必小心。我們地震之後，接了一條水管到學校裡來供大家使用，主要一直是中部落的人使用，可是現在大家陸續回到原住家空地上，下雙崎的水壓明顯不足。還需要再拉一條水管出來。希望明天早上每鄰各出兩個人，一起到水源地接水。」

接著，輪到自由國小校長發言。這位平地人校長，很努力地想表達他對災民暫時住在學校裡的支持。

「我不是可憐各位，學校是和社區一體的，我從來沒有講過請大家走這句話，今天在這裡我想鄭重澄清，學校是社區的，社區的痛，就是學校的痛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沈重，我的心裡也很沈重。今天我到中興嶺營區探望我們的十一位學生，我問學生：『地震過去了，為什麼不回來呢？』學生說，已經沒有家了，要怎麼回來呢？而且有些族人不讓我們回來！」

眾人一聽馬上情緒來了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回應著：「哪有這種事？沒這回事！是他們心裡這樣想。這是藉口，我們根本沒有這樣講！」

居民住在學校，的確帶來一些環境衛生的問題，部落裡有傳言說校長不歡迎居民搭帳，這對校長造成傷害，心情有些沮喪。而部落裡現在的情緒比較激動，據說先前因為颱風迫近，由於後山崩落很嚴重，為了安全，瓦歷斯提議到中興嶺營區暫時躲避，結果意見分歧，但颱風眼看就登陸了，瓦歷斯與阿錫不得以，只好帶走小部份族人，在營區裡成立了 Mihu 重建團隊。這件事情使長老們對瓦歷斯很不滿，演變成部落的分裂，有一些很誇張的傳言在部落蔓延，例如說去中興嶺的人領到了很好的物資，還領到錢，軍人替他們洗衣服之類的。而地震除了影響了部落的和諧，雙崎的西側崩裂嚴重，遷村的傳言甚囂塵上，每每談到遷村，也會掉入爭執。

今晚會議中也談到遷村，吳主任說：「如果真的不能住的話，大家還是要考慮遷村啦。這次部落西側崩下去的就有二十公尺，後面的山也很嚴重，都有裂縫呢。如果我們不搬，那麼西側這邊，一定要政府來作一個強有力的駁坎，高達 70 公尺的駁坎，這個

工程，可以說是世界級的工程，經費很大，就像金字塔一樣。所以，大家的意見呢？是不是要遷村？」

一個年輕人聽了站起來說：「到底部落是不是危險？沒有人知道啊。聽說政府有來鑑定，每次帶不同的人來看，說是專家，他們說了就算嗎？鑑定的報告在哪裡呢？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報告啊？！」

接下來一陣議論紛紛，但是在缺少資訊的狀況下，沒有一件事能決定的。我們兩個外地人則是不斷地向旁邊的居民請教，拼命想讓頭腦跟上他們的語言，想了解雙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沒多久，一位中年人站了出來，以一種具有說服力的聲音說話：「我們今天人太少，不能代表部落，請各位鄰長辛苦一點，通知大家要開會，只我們幾個人在討論要不要遷村，這樣沒有用。還有，開會前不要喝酒，開會最好在星期天，而且不要在晚上，要在白天，每一家都要派人來，做一個調查表，同意書也可以，由每一家來填。」

真是條理清晰的頭腦啊，大家終於明朗了些，散會各自回家（帳篷）。我和靜茹到一個熱情的阿姨家裡，借浴室洗了澡之後回帳篷，由於剛剛長老們說會議中不要攝影，我回到帳篷裡就著頭燈做筆記，做完筆記已經累到不行，滾進睡袋先大睡一覺再說。

###

學校朝會的音樂響起時，我還在帳篷裡呼呼大睡。猛的嚇醒睜開眼睛一看，帳篷外好亮，秋天的陽光燦爛，而全校正在嚴肅的升旗。

小朋友和老師們進行著校園的規律，而操場上的居民則忙著收拾帳篷和家當。他們說今天開始軍隊要進行拆除了，等到老家的空地清出來，他們就要搬回原地，也是搭帳，不過不再住在學校裡了。

我們旁邊的帳篷，不知道為什麼一直空著，好像全家人都不在的樣子。從昨天我一直很想借他們的瓦斯爐，開火煮一點麵條，但都等不到人。早上還是等無人，忍不住，我終於擅自旋開了瓦斯桶，開始煮水展開一天的工作。

雙崎部落是大安溪流域最熱鬧的一個部落，有自由國小、幼稚園、雙崎派出所、衛生站、農會辦事處（可以存提款）、自由村辦公室等機構，也就是自由村（含雙崎、三叉坑、烏石坑三個聚落）的行政中心。這附近三個部落的居民，若要辦房屋全倒或半倒證明、申請災後的各種補助金等程序，都要到村辦公室來，使得雙崎的早晨顯得異常的熱鬧。

雙崎的災情在視覺上是很直接的，看一眼就不會忘記。部落西側是一個超大型崩

落，一道整齊長有數十公尺的斷崖切面，從上部落拉到下部落，記錄著地震與雙崎的關係。沿著斷崖切面約有五至十公尺的土方，在地裂當時崩落到大安溪底，若再多個二十多公尺，連雙崎主街區也要跟著滑下溪底了，難以想像崩落當時駭人的程度。部落失去了西側的土地，見證部落史的相思樹走了，天主堂走了、三位居民走了、地震裂縫穿過作家瓦歷斯居住的學校宿舍，而公墓地也流失部份。活動中心的地基掏空，建物懸空在斷崖外，裡面本來有托兒所，當然現在已經撤離。街上的幼兒們一邊玩耍一邊對我們說：「學校快掉下去了哦」。

為了認識部落的生活，我們決定跟部落的人一起去水源地。兩個人帶著攝影機匆匆跑到約定的地點集合時，發現人還沒有到齊，管理水源的吳金寶先生沮喪的等待著。幾分鐘之後，大家和水管一起擠上老貨車，往水源地出發，溯著觀音溪旁的林道而上。

狹窄的車廂，顛簸的林道路，人們彼此靠近，在大聲的音樂中交談著，我在觀景窗中看著這些人的臉，他們也好奇的，在對面微笑的，透過攝影機注視著我。他們在災後晒得更黑了，看起來很操勞，但是深深的眼珠子裡，卻有一種毫無隱藏的清澈與爽朗的神情，在車子的顛簸與音樂聲中，好像在說，就算是陌生人也沒有關係哦，朋友，貨車裡的音樂很好聽，陽光很好，今天有今天的工作。

當攝影機和部落的生活場景共處在一致的節奏上時，彷彿雙方的動力都默契的一起向前，如果記錄的位置與焦點正確，我們的理知會被開啟，鏡頭前人們的勞動、生活與各種感情，引領我們走入更核心的功課，此時不管記錄的題目多麼困難，但我的心裡有一種安定的感覺。鏡頭前的任何細節都非常吸引我，就從接水這一場景開始，展開了我們在雙崎的拍攝。

###

天亮之後沒多久，在連日拍攝疲憊的睡夢中，我終於聽到了隔壁帳篷的聲音。「咦，瓦斯怎麼沒有了？漏光了嗎？」

那是一個中年女性的聲音，熟悉的泰雅國語腔調，實在是太疲累了，或者是我心裡的逃避？覺得身體很重，掙扎了許久也爬不起來去跟主人道歉，還好聽到旁邊有人跟主人說，是那兩個記者小姐啦，她們還住在你們旁邊的帳篷哦。於是我裝死繼續睡去。

主人叫做藍秋英，因為今天國軍就要拆除秋英阿姨的家，因此她一早就從東勢趕上山來。瓦斯沒有了一點也沒有影響她，她身手俐落的又借來瓦斯，香噴噴的煮起了菜粥，煮好之後，竟然站在帳篷外面喊：「兩位小姐，快起來吃早餐了！」

這次我真的是嚇得和靜茹當場一躍而起，顧不得狼狽，兩人滾出帳篷，連聲向她道

歉。秋英阿姨看清楚了我們兩個，笑著不當一回事的說，趕快吃粥，還是熱的，我們家今天要拆房子，我要去幫忙了。

空特部隊數十名國軍進駐雙崎，協助拆除，在半倒屋再次鑑定的同時，預計拆除 52 戶無法居住的民宅。拆除之前，軍人會來請居民寫下拆除同意書，討論拆除的細節，有沒有哪一個部份有疑慮，是不能拆除的？如此謹慎地確認一番。10 月 14 日清晨 8 點，被地震壓扁的雙崎農會開始拆除，然後是民家。多數原住民的住家，並不像平地人用了大量鋼筋水泥去蓋，在怪手輕推之下，就化為廢土。怪手、推土機與卡車來回穿梭在東崎道路上，風沙飛揚，廢土直接傾倒到大安溪河床。我好奇的從崩落懸崖邊往下望，廢土裡什麼東西都有，幾隻倖存的雞，怪異地在下方的溪底走動著。

我們和秋英阿姨的家人在老家裡等候著，從上午一直等到正午。感覺得出來，秋英阿姨的心情有點不捨，她神情緊張的，一直和她的哥哥和姊妹們，前前後後的重複巡視著就要被拆除的老房子。她的老家就在東崎道路上，安息日教會旁邊，是一棟老舊的木造平房，聽說家裡平常還住著老母親及哥哥。正午時分，怪手轟隆隆開進家門，我們心裡真的緊張起來，握著攝影機的手也用了太多力氣。怪手輕輕一拉一推，屋瓦落下、灰塵揚起，家屋矮下。熟悉的記憶、光影、前廊、老傢具、那些親密的觸覺與感受，通通被推翻，凌亂鏟成一堆，與舊的過去正式揮別。

盯著老家完成拆除，秋英阿姨嘆了一口氣，不過她沒有多做休息，俐落的收拾了東西，腫著因為災後過度勞累而突然麻痹的左臉，向我們揮手道別。她頭也不回的，開著三天前剛剛學會的搬運車，一路上砰砰砰的駛向漫長的山路，要到東勢賣麵賺錢。

沒有蓋屋的聲音，朱木桂長老

這段日子裡，我和靜茹經常待在雙崎拍攝，相較於三叉坑，雙崎每天都在變化著。在國軍協助拆除之後，雙崎部落露出了幾十格空地，當災民的補助金開始發下來，部落裡隨即響起一片蓋屋的聲音。

這一場蓋屋的情景使我和靜茹大開眼界，也許可以描繪成一種集體創作的景象。住在上部落的朱大叔首先敲打起來，其實朱大叔既不是木工也不是建築工人，他叫來了一堆木料，戴手套，一把鐵鎚握在手上就開始工作。他不管水平（反正每次量都不一樣），全憑感覺，和太太就這樣開始蓋起了心目中的家。而大多數的居民，為了省著用這筆補助金，通常是請來外地的鐵皮屋工人，以木頭做結構，批哩叭拉包上鐵皮，既便宜且快速。

原來就住在雙崎西側的 mama Tushiu（漢名林伯山，在此根據泰雅語音暫時叫他

mama 獨秀吧)，他聽說雙崎不遷村了，但是鄉公所宣佈西側懸崖一帶都被禁建，原來住在西側的九戶居民，將來有可能會被遷住到自由國小的後面重建，西側的居民因此四散了，但是這消息並沒有妨礙他。他從山上砍來一車竹子，站在老家空地上，眼睛四下一望，估計了生活的範圍，就豎起竹子做支架，五面包上塑膠布，底下鋪上棧板，把原來家裡救出來的床、餐桌、洗手台、瓦斯爐、冰箱佈置進去，就這樣安住了下來。

mama 獨秀一個人住，一個人照顧果園，雖然有一個兒子，但是四處打零工很少回來。以前就在這塊地上他有一棟老房子，我沒來得及看到，已經拆除了。由於西側的土方崩落，所以他現在新家（塑膠布竹屋）的位置，比以前更靠近斷崖。在斷崖邊還留下一棵沒有掉下去的大樹，樹上住了一隻松鼠，於是他就在大樹下挖了毛坑，每天迎著大安溪風口蹲廁所、餵食松鼠，沒事的時候，mama 獨秀眼睛眺望大安溪向西邊的出口，彷彿看守埋伏坪的哨兵。

秋英阿姨家比較費周章，一段時間之後，他們整地稍稍挖深了地基，從外地來的建築工人運來 H 型鋼架。看到鋼架在空地上豎立起來，彷彿看到了秋英阿姨的一個心願。

入夜的雙崎，上部落朱大叔點盞昏黃小燈，快樂的趕著夜工，木屋歪歪斜斜的逐漸成形，朱大叔將自己的睡鋪搬進去了，方便趕夜工，敲得更起勁，甚至高聲唱起了歌；mama 獨秀帳篷裡的夜晚很安靜，他沒有電視，他說晚上會看幾頁讀者文摘就早早休息，mama 是一個規律的農人。而東崎道路一旁，秋英阿姨家的工人們，點起一盞大燈在夜裡趕工，房子的雛形已經看得出來了，焊接的藍光，閃爍在部落的夜空。除了少數一兩個沒有親人的可憐的人，雙崎部落的帳篷大概快要絕跡了。我們聽說瓦歷斯和族人組織的 Mihu 重建團隊，也獲得某區域扶輪社的肯定與支持，決定捐助一筆錢幫助團隊蓋一個組合屋社區，這個社區將會容納二十多戶災民未來共同生活。這個團隊獨特的重建之路，後來由我們工作組織裡的一位資深導演--李中旺來接手記錄。

從十月到十一月，雙崎部落裡雖然吵吵鬧鬧的，卻有一股迎向新生活的力量。而離開雙崎，往山下八公里，繞進三叉坑部落，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。

一進到山谷裡，跟外面的重建節奏失去關連，在這裡，有一種獨屬於三叉坑的緩慢節奏：所有的倒屋都沒有清除，屋裡的衣物、棉被、傢具在日晒雨淋之下，慢慢的變成廢棄物；卡在裂縫中的汽車，猶仍動彈不得。地震至今兩個月，三叉坑的樣貌沒有變動，就像一張停格的照片，或者像是在長長的拆除名單中，被遺忘的一員。

「為什麼一直沒有拆除呢？」有一天進部落的時候，剛巧遇見了朱木桂長老往部落的上坡路走，我趕忙追上他這樣問著。

「這要看鄉公所啊。我們沒有辦法自己處理，請怪手來拆又要一筆錢。」mama 朱

木桂一邊走著一邊回答我。

「mama，你們真的要遷村嗎？」

「要啊，要遷村啊，部落不能住了嘛。」mama 朱木桂回答得一派理所當然。這一天，他住在雙崎的弟弟來探望他，於是跟著他們的腳步，去看了朱木桂長老的家。

mama 朱木桂本是雙崎人，年輕時娶了三叉坑的 yata 林貴香而成為三叉坑的一份子。那大約是民國 49 年，貴香阿姨的先生早逝，留下為數不少的土地（據說是三叉坑最多的）和三個兒子。在部落的老照片裡，我看到 mama 朱木桂和 yata 貴香昔時的模樣，他們站在老家前，yata 背上背著嬰孩，笑著依偎在 mama 朱木桂身旁，照片捕捉了他們當時生動的神采。從照片中可以看到五、六〇年代的三叉坑，擅長使用杉木和竹子作為建材，木屋與花園錯落，是個樸素典雅，充滿美感的小村落。

mama 朱木桂非常聰明，很多事情一學就會，他非常敢於改變人生道路，一生中經歷過多種角色。他年輕時曾經讀過神學學校，擔任過安息日會傳道人的工作，後來認識了三叉坑的 yata 林貴香，當時的 yata 說：「我是真耶穌教會的，如果你喜歡我，你要離開你的教會。」mama 朱木桂回憶這件事時告訴我：「男人是軟弱的。」

mama 朱木桂後來離開安息日會傳道工作，在和平鄉公所文化課任職多年，這個經歷使他後來熱衷於競選地方公職，他曾經幾度參選鄉代表和村長，一直拿土地去變賣投入選舉，結果土地賣光了也沒有選上，只好放棄政治的夢，從此生活一落千丈。

失去土地依靠的 mama 朱木桂，開始了向人租借土地種作的日子。Yata 貴香與前夫生的三個孩子中，有兩個年輕時就開始酗酒，生活無法自立，而其他的孩子靠打零工養自己的家庭也很辛苦，因此 mama 朱木桂夫婦中年之後的生活，一直在向人租作果園和打零工之間漂泊著，生活總是拼拼湊湊。在我認識他時，他已經六十多歲，他告訴我要不是有老人津貼，真不知如何生活。而現在我所看見的這倒塌的老家，是很多年前改建的老房子了，狹小的空間裡就住了兩老夫妻、四個兒子、一個女兒以及他們的家人，大大小小將近二十個人。

很巧合的在地震之前，朱家分了戶口，一個朱家分立了四戶。所以地震之後，根據政府的災民補助措施，所有補助津貼或福利，朱家依法都可以請領四份，這種境遇起伏如同一場賭博，是 mama 朱木桂怎麼也料想不到的。因此雖然房子倒了，但一時之間，家裡的現金比過去充裕太多，在大地震之後，他捉襟見肘的生活，意外獲得一種暫時喘息的感覺。

地震後，按照他喜歡參與公眾之事的個性，mama 朱木桂義不容辭的擔任三叉坑自

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除了平常開會、或去鄉公所了解重建資訊，負責接待來訪的長官、記者或工作者之外，其他的時間裡，他細緻的搭建自己家的帳篷；另外他熱衷上山打獵，喜歡煮飯做菜，更喜歡跟人們大口喝酒，讓自己放鬆到另一個世界。有一次我到帳篷裡拜訪他，發現他跟幾個來部落訪談的原住民小孩子聊得盡興，已經醉了。他的酒品不壞，醉的時候舉止適度而不擾人，紅紅的臉加上一頭白髮，很快樂的模樣，看不出他的心事。

不過，七年前，剛進入部落工作一、兩個月的我，除了無法了解長年打零工的人，那種時起時落從不知安定為何物的生活樣態之外，更無法融入 mama 朱木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。作為一個未經生活歷練的年輕平地人，當我看到部落沒有清除，也渾然不知遷村進度，而長老還一派樂天等待的樣貌，心裡自是十萬分的焦急。我很擔心鄉公所真的將三叉坑這樣擺著，朝向著「九二一地震紀念村」的想法前進。於是急急的跑到鄉公所採訪，結果誤打誤撞的參加了公所的例行會議。

鄉長是怎麼談遷村的

在地震之後，政府對災民的補助是：房屋全倒給二十萬元，半倒給十萬元。而原住民，還有一筆從原住民委員會發下來的特別慰助金，全倒十五萬，半倒六萬。另外就是安置補助，安置補助分兩種，一種是租屋津貼，民間簡稱為「租金」，每一戶一個人一個月補助三千元，也就是一人可領三萬六千元，人口越多就領越多；其次是組合屋，由政府蓋組合屋集中安置。這兩者只能選擇其一，有租金就沒有組合屋，有組合屋就沒有租金。

11月5日，剛好是每週的和平鄉災後例行會議，在牆上有一大片裂痕的公所會議室裡，大家正為「租金補助」以及「組合屋」的事情傷腦筋。

「本鄉受災戶申請安置補助，到昨天已經由各村統計完畢。」聲音相當洪亮的民政課長站起來發言：「我把數字向各位報告：自由村申請租金的有 164，達觀村 104，這是戶數，中科村 26、南勢村 124，博愛村，梨山村 31，平等村沒有。至於申請組合屋的，本鄉八個村全部都是掛零」。

一聽到「申請組合屋的，本鄉八個村全部都是掛零」，鄉長林文生突然爆出了笑聲，在安靜的會議中顯得很有含意，民政課長特地停頓了一下，然後才繼續報告下去。

「這件事我感覺到很奇怪，本來上次調查還有幾戶的，這一次重新調查，全都不要（組合屋）了！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媒體一直報導說，和平鄉沒有組合屋，災民強烈的反彈，為什麼別的地方有組合屋，和平鄉就沒有組合屋呢？-----沒有人要嘛！你蓋了以後，將來這些房子要何去何從呢？」

民政課長這段話講得情緒激昂，顯然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，他遭受了很多情緒。林文生鄉長似乎也很認同，他馬上接著說：「昨天在原民會開會我們也有談到，原住民鄉鎮長最怕的是，在我們原住民社會裡，大家要組合屋也要拿租金，甚至於將來蓋房子也要政府負責……這樣下去的話，將來可能丟了我們原住民的臉！」

「所以昨天有人提議說，原住民發放租金一定要簽切結書，你要住在哪裡？既然你要租金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要不然原住民拿了錢之後，沒有好好的用，將來花掉了，反正我有土地嘛，就乾脆隨便蓋個鐵皮屋，這不只有礙政府的政策，而且對原住民的尊嚴也有影響。」

「就像是三叉坑部落，一定要蓋臨時組合屋，但是他們現在意願上沒有一個要組合屋的？這個讓我怎麼辦？可能我鄉長要採取必要的手段，因為要整建他們的房子，最快要兩年、三年的時間，這段時間他們要住在哪裡？」

三叉坑人真的全數拒絕組合屋嗎？我在台下一邊聆聽一邊困惑著，我知道對於貧窮且沒有收入的災民來說，領取租金是務實的決定，不一定是因為貪心。不過山區資訊落差很大，姑且不爭論。最主要我們的困惑是，鄉公所很顯然已經把遷村視為定局，並據此認為，三叉坑必須集體進入組合屋安置，但遷村在部落裡充分討論了嗎？

會議結束後，我們帶著攝影機去找鄉長，向他表達我們的疑惑。關於地震紀念村的事，鄉長說這件事已請專家規劃中，預計原樣保存將來用做觀光，所以清除的工作未來要連同紀念村一併處理，也就是說清除是因此而停頓的。我們接著請求，關於遷村一事，是否請鄉長到部落公開說明？現在部落裡有各種不同的猜測，就是因為公所跟部落之間缺乏溝通。

「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，」鄉長聽我說完，皺了一下眉頭這樣說。

「我去部落的時候他們都非常感謝，而且，三叉坑人在公所工作的是最多的，林榮和、林光田兩位都是公所的職員，還有一位擔任清潔隊員，他們會把公所的決定帶回去部落。」

「我希望原住民坦開他們的心來跟我們談，我不願意有心的人在後面鼓動居民，遷村方案都弄得好好的，也已經請專家來了，本來說部落旁一甲多的地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但是忽然又說不要了，又說要跟雙崎一起爭取大雪山林道的增編林班地，讓我們只好等待。然後最近又改說不跟雙崎一起，三叉坑要自己遷村。我是希望說如果要談，他們就要談出心裡的話。」

鄉長請建設課長拿出一份房屋設計圖給我們看（根據圖面上的字樣，這是 1996 年和平鄉標準住宅設計圖，不是地震後的新設計），鄉長解釋：「早在八十五年，我就有一個構想，我想說和平鄉可以做得像是美麗的小瑞士，我們都有去瑞士看過，他們的房屋很有特色，我們可以蓋一些有原住民特色的房子，這就是示範國民住宅的設計圖。」

那都是模仿歐式建築的獨棟透天厝，我看著那個圖面疑惑地問：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大家一起貸款蓋這種房子？但是三叉坑人的生計狀況，負擔得了貸款嗎？」

鄉長聽了我這個問題，忽然露出極為嚴肅的神情，幾乎是直視著鏡頭說：「我總覺得，一個災難的來臨，都有他的計畫在後面，我希望我的原住民同胞，經過災難之後，要好好面對現實改變自己。這地震是一個強心針，讓我們知道自己，如果我們不能了解這個災難，等於是白受痛苦！」

「那一天我跟幾個原住民講，政府要幫我們貸款了，是不是這時候，我們開始把家族重新整合起來，孩子失散的，孩子不聽話的，利用地震來作一個很好的教訓。我們要向政府貸款了！我們要重建家園了！是不是我們該面對現實，處理我們自己的問題？」

「我自己很感謝上天，九二一那天我沒有死，又是一個重生的人，是不是腳步要改變？我當然知道我們泰雅的心聲，很難過我也知道，但是我覺得，我還是相信上帝說的，在羅馬書保羅第五章中說的，說患難中生忍耐，忍耐當中生老練，老練當中生盼望，盼望當中，我們才不會有羞恥。」⁴

這已經是今天的發言內容中，鄉長第二次講到「羞恥」了，他最後有力量的說：「現在遷村的計畫，差不多跟原民會有一個共識了，很快的再半個月應該會定案，我們一定會採取這樣的手段（強制住組合屋）。因為我們明明知道會出問題，而鄉公所卻不做的話，那個未來就會是我的責任。」

⁴ 聖經新約羅馬書第五章：我們又藉著他，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；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；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神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

附錄 遷村曾經在部落裡公開討論過嗎？

遷村是如何在部落裡討論的？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必須提出，是我在採訪過程中收集到的正式文件（鄉公所建設所製作，文件中附有與會人士親筆簽名），是 1999 年 10 月 22 日上午，於自由國小舉行的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（含雙崎、三叉坑、烏石坑三個部落）遷村座談會議記錄。該會議由當時的自由村村長游坤成主持，出席者有鄉代會主席吳天佑、林文生鄉長、鄉公所建設課長林維國，以及三部落代表共 45 人（三叉坑參與者有 13 人，含兩位長老），可以說是自由村居民討論遷村的唯一會議記錄。

在這場遷村座談會中，有幾個重要的民眾意見被記錄下來，摘錄如下。朱木桂長老：「三叉坑部落絕對要遷村，遷村地點考慮至大棟林班地。」雙崎部落的張養民以及吳進祿長老：「必須辦理遷村，地點在大棟對面的 250 公頃林班地（包括苗圃）。」而雙崎居民練武漢則持反對意見：「遷村是大事，必須慎重考慮，所需資金龐大，應該把錢用在重建家園上，我個人不同意遷村。」而鄉代表陳文和（同時也是三叉坑親戚）則說：「首先要向林務局爭取大棟林班地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，再行規劃遷村事宜。而三叉坑部落地基已下滑無法原地重建，希望先行安置於牛欄坑分校。」

根據這次討論，會議的結論有三，一是鄉代會主席吳天佑表示：「預定遷村之地點為大棟林班地，代表會預定於十一月二十日邀請相關單位勘查」。第二、鄉長林文生表示，歷經九二一震災，希望大家利用這次機會爭取大家的權益。本鄉從來沒有增編過原住民保留地，應利用此機會增編，鄉長與吳主席將會全力協助大家爭取。第三，建設課長林維國表示：「三叉坑部落地基斷裂，該部落勢必辦理遷村。雙崎部落西側河階崩塌，該地區民宅一定要遷離。而遷村茲事體大，為確實了解居民意願，本所將辦理全村之意願調查。」

根據會議結論，和平鄉公所似乎進行過一次遷村意願調查，但是究竟是如何調查我並不了解。不過我拿到一份資料，是之後和平鄉公所提出了一份『台中縣和平鄉梨山村、自由村部落九二一震災擬辦理遷住計畫報告』，其中有災害與遷村調查記錄。災害部份，三叉坑：「三叉坑部落，面積約一公頃，人口 250 名，計有 48 戶。土地面積滑落約 0.3 公頃，房屋倒塌四十餘戶，死亡二名，重傷二名。」，而在「居民遷村意願調查概況」，其中三叉坑部落部份記載：「已領取房屋全倒慰助金計 40 戶，38 戶同意遷村、2 戶原地整建。」而雙崎部落遷村意願調查結果，「回收件計 72 件，同意遷村 55 件，不同意遷村計 17 件。」這是我唯一所見過的遷村意願調查文件。